

西南夷風土記  
異域竹枝詞







西南夷風土記

朱孟震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記土風夷南西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密

# 序

西南夷。漢武帝時已通中國。蜀漢中復叛。武侯定之。晉魏唐閒。或叛或復。宋則以玉斧畫瀘水。遂與之絕矣。元奄有西域。乃復屬焉。國朝兵平六詔。諸夷納土。乃各因其酋長。立爲宣慰。安撫等官。俾自治其地。以時時貢賦。曰車里。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正統時。麓賊思任父子作亂。王靖遠討平之。遺孽播遁。迤西。靖遠請其棄地封有功也。擺古。舊得稜地。古剽國。夷言朱閣婆。又謂之朱波國也。處南海之濱。遠在諸夷之外。自古不通中國。晉魏閒。傳聞永昌西南三千里。有剽國。君臣父子長幼有序。唐真元中。王雍羌開南詔。畢牟尋歸唐。有內附心。隨遣弟悉利福城五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劍南節度使常樂。復譜次其音聲以獻。于是始與中國通。頃歲師克隴川。獲莽人猷。得其樂器。形類篔簹。其聲和。其音哀。聽之凄然。得非兵戈亂離。音隨世變也歟。莽瑞體。緬甸宣慰之裔也。先時麓賊父子。皆爲緬縛獻。後爝火復熾于孟養。遂與緬世相仇殺。嘉靖閒。差官勘處。竟不思其原。爲討賊效。以挑鄰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還。瑞體遂窮無所歸。逃于整古。動心忍性。修行學佛。得稜子無主。聞其賢。迎立爲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主人也。各夷分境而治。風土旣殊。氣習頗異。而勇怯情僞。不能無差別焉。草木禽獸。尤互有異同也。咸據見聞而載記之。以備事經略務該博者考云。

# 西南夷風土記

明 新淦 朱孟震秉器 著

天度二月春分日。當出卯氏十六度。而出房一度。當入酉昂一度。而入胃十六度。較之中州。似稍過南。夜觀斗極。乃在子癸之間。又似少偏。其地蚤暮。霧靄薰蒸。烟霞掩映。夏秋多雨。春冬少雪。晴霰冰霜。則絕無矣。風常溫而不清。月常昏而不朗。雖深冬。雷不收聲。電不藏光。常于大營中見大星。白而芒。燭地。有光如月。墜于某氏之家。詢之。乃虫光也。

風氣四時皆熱。五六月水如沸湯。石若燦金。三宣蠻莫迤西。木邦茶山。黑麻。皆瘴癘毒惡。緬甸八百車里。老撾。擺古。雖無瘴而熱尤甚。華人初至。亦多病久而與之相習。癸未歲除之日。師度沙木籠山。聞杜鵑聲。次日則甲申元旦也。次日宛見綠草飛蝶。已而軍莫蠻夷人日獻青豆。紫茄。匏瓜之類。蓋地氣四時如春夏也。

地理總諸夷而度。六千餘里。東通中國。南濱海。鄰暹邏界。西抵西洋。大小古喇。赤髮野人。小西天。去天竺佛國一閒耳。北接羌戎吐番。但山則懸厓峭壁。河則黑水弱流。遙見隔崖。粉牆廬舍。儼然車馬往來。而世莫能通焉。亦不知爲何地也。

山川原派。皆起自崑崙。東山自騰冲分水嶺。西山自迤西鬼窟。而對峙南下。分枝衍派。遵海濱而止。金沙江自迤西南流。索于兩山之閒。會檳榔。大盈。龍川。喇乃。木邦。虎人。温板。諸江之水。達于南海。三宣。孟

密木邦、緬甸、八百、車里、撰古、俱在江東。迤西大小古喇、暹邏、則居江之西也。山澗多蝮蛇、孔雀。其水多毒。蒲窩之外有毒泉。鳥獸飲之無不卽死。毛骨積泉傍者不知其幾許也。緬甸有江名粘利。其流百折。其水鹹黑。人馬皆不敢行飲。旋過此。回回夷汲水以濟其渴。夷中溫泉最多。炎荒地氣使然也。

草木暢茂。蓋居民稀少。斧斤不加。牛羊鮮牧。故耳。山多巨材。皆長至數百尺。木至四五十圍者。所可識者。杉、楠、檇、櫟、榆、楓。數木而已。餘皆入眼。平生未曾見者也。緬甸所屬地名孟浩。有樹葉如車蓋。彼土民取之代瓦蓋屋。茶山光腦產魚。古竹節長丈餘。蠻莫山中木多連理。潞江以外道傍草皆自相糾結。謂之揪頭。瘴發則如此也。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穗開花。狀如胡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爲眞蝶矣。附于高木。仍爲花。結子可噉。緬甸有山名波羅。四面皆絕壁。獼猴亦不能升。厓頗有莫結子。纍纍相貫。土人于厓下誦經禮拜。其子自墜。抽去其心。引繩穿之。則數珠也。緬甸金塔寺。有佛果樹。結實類人頭也。芭蕉、檳榔實。如盃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雍命海中水草蔓生。實如雞頭苞。時至其苞自裂。內皆小魚迸出。彼土人視草之疏密。卜魚之多寡。等練之下。溪不盈大溪之內。竹皮輒如麻。折而爲縷。可供索。絢織履之需。溪之外。則枝節剛勁。以之作弓弩。堅勝骨角。溪以東惟一年一穫。以西則歲兩告成。咫尺迥異。地氣所鍾。固如是也。

鳥視中國之所無者。鸚鵡、孔雀。獸視中國之所無者。象也。然夷中鳥亦無雁、雉。獸亦無狐。而白鶉鳩。又中國之所無也。夷中燕語嗟查。不若中國之呢喃足聽。緬甸有鳥四足。肉翅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

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故千百爲羣。人亦不敢相害也。去騰冲五十里。地名緬箐。近出二獸。大如駱駝。毛碧綠色。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心肉角隆起。見人則伏地而鳴。亦莫通其意。土人殺一。誤以爲麟。白于陳州守。取皮視之。非麟也。命藏于庫。其肉暴露數日。全無臭穢氣。蠅蚋不附著。亦誠可異。傳聞先年八百見此。隨與莽酋構兵。大略非惡獸。亦非嘉瑞也。畜產亦與中州不殊。惟雞差小。好鳴。其音淒切。凡夷人死無噍類。牛馬豬羊雞犬皆以爲鬼。人不敢收。縱之于野。聽其孳生。是以山多野畜。

魚之所同者鯉。鯽。餘皆不可識別。大盈金沙之內。其魚甚多。見人馴擾。不必網釣。舉手可得。大者數十百斤。但味薄。不若武昌魚之旨且嘉也。昆蟲。蚱蜢。蝸。蠅。之類。夷人皆生啖。云解煩熱。有蟲曰隊。隊者。形如壁蝨。生有定偶。斯須不暫離。夷婦有不得于夫者。飼于枕空中。則其情自翕合。土官目把富夷之妻。皆不惜金珠易之。莽酋城濠內畜有異魚。身長數丈。嘴如大箕。以尾擊物食之。閉以重柵。恐其逸出傷人。每日以獐。豬。羊。飼之。緬人名爲龍。殆鱷魚之類也。歟。江頭馬高魚。大如牛。蝦大如鴨。老搗一番僧。駐錫水涯。水內白龜。長闊丈餘。僧每誦經。龜必出聽。僧若出遊水陸。背乘往還。至今尙存。僧固高僧。而龜亦神龜也。

五穀惟樹稻。餘皆少種。自蠻莫之外。一歲兩穫。冬種春收。夏作秋成。孟密以上。猶用犁耕栽插。以下爲耙泥撒種。其耕猶易。蓋土地肥腴故也。凡田地近人烟者。十墾其二三。去村寨稍遠者。則迥然皆曠土。



夏秋多瘴。華人難居。冬春瘴消。盡可耕也。若待營堡既固。地方稍甯。募彼熟夷。給以牛種。擇厥田之上者。每歲冬春。屯種一番。可以代轉輸之勞也。事經略者。其善圖之。緬甸所屬地方。名板楞。野生嘉禾。不待播種。耘耨。而自秀實。謂之天生穀。每季一收。夷人利之。

種類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緬。曰蒲人。曰僇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喇。曰古喇。曰得稜子。曰遮些子。曰安都魯。曰牛噠喇。曰孟良子。曰赤髮野人。女多男少。蓋西南坤極也。貧者亦數妻。富者亦數十。官舍目把。動以百計。三宣官目。蓄髮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舍五彩尖頭夷帽。其餘部夷。男髡頭。長衣長裾。女堆髻。短衣桶裙。男女無貴賤。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齒成黑色。緬人男女。自生下不剃頭髮。以白布纏之。陽物嵌緬鈴。或二或三。三宣。六慰。酋目。亦有嵌之者。男子皆黥其下體成文。以別貴賤。部夷黥至腿。目把黥至腰。土官黥至乳。塗體男以旃檀。女以鬱金。謂極黃爲美。自阿瓦以下。女色亦多豔麗。濮水關外有寺緬夷。男子駝頭。驍勇。女亦便捷。夫死則髡其頭。不再適。得稜子。男駝頭。不著上衣。下體以尺布蔽之。女蓄髻。亦不著上衣。止以花帨圍腰下。安都魯。遮些子。皆迤西遺種。男子藤盔藤甲。不畏刀鎗。女子上下圍以花帨。手束紅藤爲飾。牛噠喇。男戴黑帽。有鬚者剃之。止留左畔一縷。無鬚者。引髮下繫于頤以當之。古喇。貌極醜惡。上下如漆。男戴黑皮盔。女蓬頭大眼。見之可畏。孟良子。性猛好鬪。偏體黥以花草魚鵲。其餘車里。八百。老撾。總而名之。皆曰百夷。男女與六慰不異。服飾多與緬同。赤髮野人。無部曲。不識不知。熙熙皞皞。巢居野處。遷徙不常。狀類山魈。上下以布圍之。猿。猴。麋。鹿。皆與之遊。蓋

與禽獸幾希也。蒲人、僊人、阿昌，乃在邦域之中，雜華而居，漸變于夏，閒有讀書登芹泮，納粟爲吏承者矣。

飲食蒸煮炙燂，多與中國同，亦精潔可食。酒則燒酒，茶則谷茶，飯則糯糲，不用匙筯，以手搏而嚙之，所啖不多，筋力脆弱，自孟密而下，所食皆樹酒，若櫻樹、葉與果房，皆有漿可泄，取飲不盡，煎以爲飴，比蔗糖尤佳。又有樹類枇杷，結實頗大，取其漿煮之，氣味亦如燒酒，飲之尤醉人，又以竹筍爲醋，味頗香美，惟啗酢臭惡，不堪食矣。

所居皆竹樓，人處樓上，畜產居下，苦蓋皆茅茨，緬甸及擺古城中，咸僭蓋殿宇，以樹皮代陶瓦，飾以金，謂之金殿，炎荒酷熱，百夷家多臨水，每日侵晨，男女羣浴于野水中，不如此則生熱病，惟阿昌枕山棲谷，以便刀耕火種也。

婚姻不用財，舉以與之，先嫁由父母，後嫁聽其自便，惟三宣稍有別，近華故也，其餘諸夷，同姓自相嫁娶，雖叔姪、姊妹，有所不計，莽著娶莽瑞體之女，叔娶姪也，著女嫁莽應理，妹適兄也，夷狄禽獸，大略如此。

治理多如腹裏土司，其法惟殺戮與罰贖二條，事情罪重者殺之，餘則量所犯之大小，爲罰之輕重也，緬人崇佛教，凡罪人願舍身爲僧者，卽止不治，莽瑞體治亦尙寬，有人犯法當死，亦不加刑，惟乘以小舟量載飲食，置于海洋之外，聽其漂沒自盡，閒亦有遇救者，然終不敢返故土也，應理性極慘刻，凡有

罪者羣埋土中。露頭于外。以牛耙之。復覆以柴草。舉火焚之。彼自縱觀以爲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遊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擄者亦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人爲內應。舉囚于江邊。縱火焚死。棄屍蔽野。塞江諸夷所以叛彼來歸者。皆由其殺戮太過。有以驅之也。當時肯從各酋長之請。王師進至孟密。應理之頭懸于麾下矣。主將昧于大計。有識徒爲扼腕也。

治生男耕稼。女織紉。土地肥饒。米穀木絲皆賤。故夷中無飢寒告乏者。男反好閒。女願勞力。治外負戴貿易。以贍其夫。蓋女壯健而男萎靡也。

俗尙佛教。寺塔徧村落。且極壯麗。自緬甸以下。惟事誦經。俗不殺牲。所以鳥獸與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爲之。準古城江心一山。頗奇。上有金塔大寺。唐僧曾寄宿焉。緬甸別有支更城。上建二塔。以金飾之。其下大小寺不可數。猛別城有金塔二。金飾寺數區。別有妖精洞。可望而不可到。都魯濮水關。有唐僧曬經臺。溫古城有金塔寺。塔如阜。周圍有金飾殿四千間。懸寶旛。皆木刻。以金飾之。塔點萬年燈。塔頂遙望莽會城。如在指掌。又別有金飾塔。寺中懸莽會像。廣額大耳。扁目闊頤。貌頗魁梧。纏以布色尙青。長衣綠錦。不禪跣足。聽往來者觀之。寺之四旁有池。有園。芙蓉花卉。四時咸秀。板古有河。名曰流沙。唐僧取經故道。貽記甚多。城中有積髮金臺。臺下池。池內有五色芙蓉。四時不絕。亦有曬經臺。歇涼樹。妖魔洞。緬人稱爲西方極樂世界。

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蓋其地多寶藏。商賈輻輳。故物價常平。

貿易多婦女。無升、斗、秤、尺。度用手。量用籬。以四十兩爲一載。論兩不論斤。故用等而不用秤。以銅爲珠。如大豆。數而用之。若中國之使錢也。

城郭有雉堞而無樓櫓。孟密、準古、緬甸、普幹、普坎、得亞、洞吾、等温、白古、馬高、江頭、皆古城也。惟擺古乃莽酋新築。然高者不過十餘尺。大不過三數里。惟緬甸、擺古、江頭、差宏闊耳。普坎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爲漢人地方。江頭爲門十二。東入者東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罰之。夾道有走廊三十里。至擺古等温城。每日中爲市。市之周圍亦有走廊三千餘間。以避天雨。

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臭。銅器貯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舻。與中國同。擺古江中。莽應理僭用金葉龍舟五十艘。中設金花寶座。目把所乘。皆木刻成象頭、魚頭、馬頭、鴨頭、雞頭、等船。亦飾以金。同圍罽畫甚華麗。部夷船亦如之。但不以金飾也。海水日潮者二。乘船載米穀貨物者。隨之進退。自古江船不可數。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纜。周圍走廊。常載銅鐵瓷器往來。亦閩廣海船也。歟。

歲時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擺古無歷。惟數甲子。今亦竊聽于六慰。頗知旬朔矣。禮節不知揖讓。見人惟掌作恭敬狀。凡見尊貴。有所稟白。必俯伏盡恭。子之于父。不命坐。不敢坐。侍側亦不敢怠忽。古傳父子君臣長幼有序。此其遺風也。歟。

邪術三宣有曰卜思鬼。婦人習之。夜化爲貓犬竊入人家。遇有病者。或舐其手足。或嗅其口鼻。則攝其

肉唾于水中化爲水蝦。取而貨之。蠻莫之外。有曰地羊鬼。髡頭黃眼。面黑而貌陋惡者是也。能以泥土沙石換人及牛馬五臟。忤之必被其害。初聞以爲怪誕。後軍蠻莫威遠營。有火藥匠與夷人鬪。已而病沒。其兄焚之。滿腹皆泥沙。軍回過張擺箐。見道傍二屍。如蛻蟬。詢之。乃思鬼所攝者。始知二說皆不謬也。卜思鬼。惟狗可以碎之。地羊鬼。貼身服青衣。自不能相害。凡入夷者不可不知也。

土產。孟密東產寶石。產金。南產銀。北產鐵。西產催生文石。芒市亦產寶石。產銀。孟良。孟連。亦產銀。迤西產琥珀。產金。產阿魏。產白玉。碧玉。茶山產綠玉。干崖產黑玉。車里產貝。緬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錦各夷皆出。惟古喇爲勝。象牙諸司皆產。獨老撾居多。象牙供器。阿魏入藥。與大布。夷錦。固皆非棄物。然非象牙豈無以適用。非阿魏獨不可治療乎。中國之吳棧。越羅。溫厚華美。可衣可裳。又何取于大布。夷錦。哉。至若寶玉。琥珀。寒不能衣。飢不能食。取用不無騷擾。商販未免通夷。已蒙撫臺禁革。旣峻邊關之防。復抑華侈之風。誠得大體矣。

戰鬪惟集後陣。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鳥銃當前牌。次之槍。又次之象。繼槍後短兵旣接。象乃突出。中華人馬。未徑習練者。見象必驚怖辟易。彼得乘其亂也。破之之術。必設疑以分其勢。設險以斃其象。出奇以搗其堅。橫冲以亂其陣。夷中本脆弱。恃象以爲強。能曉破象之訣。則夷兵不足敗也。火籠。火磚。火毬。火箭。噴筒。霧砲。九龍六龍桶。皆破象之長技。然施放必得其法。攪地龍。飛天網。地雷砲。尤殺象之巧術。而布置自有其方。誠能講究。得其妙用。可以挽南滇滌炎荒之虐焰。播蘇薰。掃紫塞之瘴烟。何必扼蠻

哈而畫金沙。据姚關而阻查里。示天下弱哉。

形勝惟蠻莫獨擅。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中通干厓。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爲水陸交會要區。諸夷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若于此處築堡設屯。且耕且守。數年之後。將見陳陳相因。轉輸可省。流移日聚。生齒漸蕃。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寡兵亦可撤矣。且居莽賊上游。虎視六慰。虜在目中。設欲犂庭掃穴。建瓴之勢。易爲力也。次則迤西。其地上抵麗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戛里。孟掌。之兩卒土地。殆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之廣。寶藏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古。緬甸。司治。檳榔。木邦。兩江環帶。水陸通達。緬人不容華人由之。恐妨天朝取徑也。車里亦有九龍江之天塹。老撾倚山帶河。土地延袤。山溪險要。頗與迤西埒。人尤習于水戰。乃莽酋之勁敵。若能招徠。亦樹黨益敵之一策也。木邦自昔稱雄。爲永昌之藩蔽。惟外無可恃之險。三宣素號富庶。實騰越之長垣。有險而不知設。故年來俱被殘破。凋敝不振。反藉官兵以爲彼守禦。必須厚其生以蘇其困。養其銳以作其氣。俾能自立。則騰永之藩垣有賴。而兵餉皆可少省矣。

古夷中自孟密以上。山多寶。蠻莫以下。地饒五穀。當國初兵力盛時。剪荆棘爲樂土。易鱗介以冠裳。特轉移之間耳。然瘴癘毒惡。漢人難居。嗟夫。固天所限華夷也。祖宗不忍逆天犯忌。惟薄示羈縻。治以不

治。二百年餘。頗稱無事。邇來莽瑞體避仇整古。談佛惑衆。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駁勘刁難。二  
曾相繼投莽求立。迺西與莽相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併八百。蠶食車里。漸召老撾。于六慰  
皆屬莽焉。然而畏敬天朝。不敢輕犯疆場。原夫夷人之性。不甚兇殘。夷人之情。無大奸詭。夷人之心。頗  
知忠順。可以誠感。不可以威劫。古人治夷以攻心爲策。誠哉是言也。



異域竹枝詞

福慶纂



異域竹枝圖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自序

部曹椿園關按名七十一所撰異域瑣談。關按是書其同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易稱新疆紀實徵信錄序而行之分新疆外藩及絕域諸國列傳、山川、風物、土俗、民情。歷歷在目。余讀而喜之。作竹枝詞百首以志異。



# 異域竹枝詞

福慶 慶慕福慶。鈕祜祿氏。字仲餘。號蘭泉。滿洲鎮黃旗人。由筆帖式歷部曹。鎮迪道。今官貴州巡撫。

## 新疆

嘉峪關爲出塞門。雪山起伏峯雲根。羣峯玉立九千里。山北山南界遠藩。

雪山起自嘉峪關而西。山南爲哈密、關展、哈喇沙拉、庫車、阿克蘇、烏什、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其餘小城無算。皆回民聚居。所謂南路也。山北爲巴里坤、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台。其餘愛曼、蘭按譯語亦

無算。爲準噶爾故地。所謂北路也。雪山之在中國者。嘉峪關外。東西綿亘九千里。有奇。爲南北兩路之分界。自葉爾羌山愈高峻。西南折入痕都斯坦。蘭按痕都斯坦原本作溫都斯其高不可測量。復折而

西。或曰直達西海矣。

仲餘氏曰。按玉門縣志。雪山卽古祁連山。其勢蜿蜒。高聳雲外。冬夏積雪不消。綿亘東西。又安西州志載。雪山東亘終南。西極崑崙。綿延不絕。莫見首尾云。

本朝開拓新疆。二萬餘里。幅幘遼闊。從古所未有。雪山自嘉峪關起。界分南北。實出塞首善之區也。

三峯孤聳插青天。冰雪瑩瑩照眼鮮。一片琉璃遮日月。水晶宮闕在山巔。

嘉峪關西最大而著者。烏魯木齊有博克達達巴。蘭按達巴譯語謂山。原作打坂。今遵西域同文志改。後倣此。三峯孤聳。冰雪晶瑩。

望之如琉璃插天。虧蔽日月。靈跡最著。俗呼爲靈山。山頂有池。寬廣宏深。中有龍藏。雲氣起則雨雪隨之。

草肥水暢足牛羊。千里周防好牧場。支派各分山一脈。康衢鼓腹樂豐穰。

哈喇沙拉有著勒土斯。圍逾千里水草暢肥。宜遊牧牲畜。

層冰山上白如銀。斧鑿成窩足可循。西望忽驚峯鬱起。擎雲萬丈黑龍鱗。

伊犁烏什之交。有穆肅爾達巴。爾按穆肅或作木素。譯言冰。達巴譯言山。連文爲冰山。達巴改義見前。其山皆冰。色白望如銀。南北兩路

之衝衢也。相傳須持斧鋤斫鑿成窩。容足然後能過。其西山峯矗起。望之深青。其冰色黑。其上不可往來。

冰雪溶流散各城。沙田彌望樂春耕。源源匯派歸星宿。葱嶺東西玉潤生。

葉爾羌有密爾岱達巴。生玉。其西復有冰山一處。勢益險。爲葉爾羌痕都斯坦往來必由之孔道。更有

雪山在焉。其上冰雪。自古積滿。其上冰雪之水。自山陽上下春夏湧流。散趨於南路各城。以資耕種。諸

水皆聚於羅布淖爾。爾按羅布淖爾漢書之鹽澤。即河源之星宿海也。非火。即星宿海也。泉水赤黃。湧

地而出。遙望之。落落如列星散布。復經雪水會歸。流入中國。即黃河也。自後藏西南各國雪水。經番地

流入中國。川江千里江陵。入楚吳而朝宗於海也。

蘇勒河邊故蹟存。安西今設重兵屯。沙州東去多沙磧。人指陽關古塞門。

嘉峪關外。沙磧千里。乏水草。絕人煙。前漢有事於邊陲。置安西、敦煌之郡。歷代爲塞垣要區。我朝於關之西二百九十里。設玉門縣。又西三百里。設安西府。附郭之縣曰淵泉。乾隆三十九年。改爲安西直隸州。裁淵泉縣。鎮將同城焉。州西卽蘇勒故國。蹟雖無可驗。呼其水曰蘇勒河。州南六百里。卽沙州。並新設之敦煌縣。其地沙磧尤甚。所產之瀚海石尤奇。沙州東四站。卽陽關。故趾雖存。今非大路之所經。仲餘氏曰。按敦煌縣志。沙州古三危地。羌戎所居。春秋時謂之瓜州。秦漢初爲月支、匈奴所據。武帝元鼎二年。分酒泉置敦煌郡。晉因之。元帝時。張駿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護。戊巳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爲沙州。唐爲西沙州。宋時先後爲回鶻、元昊所據。元復立爲沙州。明置沙州衛。至正德年間。吐魯番據之。沙州遂廢。本朝雍正元年。置沙州所。三年。陞衛。乾隆二十五年。裁沙州衛。改設敦煌縣。隸安西州云。又陽關在敦煌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漢書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扼以玉門、陽關。

月泉清冽。月牙形。沙井還依沙隴平。一例水深三二尺。阿誰甲乙試茶鑿。

椿園氏曰。沙州有泉一區。深二三尺。偃月形。俗呼曰月牙泉。水甘清冽。四圍流沙。廣漠無垠。亦不知其深幾何尋丈。而此泉不沒。古稱陽關西有不滿沙井。得毋卽此。

仲餘氏曰。按通志。月牙泉在縣南十里。其水澄澈。環以流沙。雖遇烈風。而泉不爲沙掩。蓋名蹟也。舊傳水產鐵背魚。七星草。服之可長生。但不時見。土人亦呼爲麻泉。又元和志載。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在沙州城南七里。其山積沙爲之。峯巒危峭。踰於石。四面皆沙隴。背如刀刃。人登之卽鳴。隨足頽落。經宿風

吹復還如舊。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綿歷古今。沙填不滿。水極甘美。則月牙泉。沙井。自是二處。未可以月牙泉卽爲沙井也。

烽臺故壘說前明。重鎮崇墉屹兩城。哈密儲胥成內地。連車瓜果進神京。

安西之西九百餘里。卽哈密城。古之回國也。前明曾臣屬中夏。立赤金沙州衛。哈密衛。駐重鎮。旋不能守。然其地故壘烽臺遺蹟可尋。國朝歸入版圖。商賈雲集。百貨俱備。儼然一大都會。康熙時。準噶爾犯之。逾哈密而東。犯黃蘆岡。命將驅逐而逸。雍正時。天兵西下。額魯特鼠竄。棄巴里坤而逃。軍需皆由哈密轉運。乾隆十九年。掃蕩伊犁諸軍。皆出嘉峪關。哈密爲糧餉總匯之地。迄軍務告蒞。至今邊外各城。歲需帑項。仍由哈密撥解運往。建城一處。四里有奇。其西里餘。卽哈密回子之城。其王曰伊薩克。管下回子六城。曰哈密。曰素木哈爾灰。曰阿思他納。曰托哈奇。曰拉珠楚克。曰哈拉托巴。皆伊薩克屬也。傳其子孫。無別色伯克管轄。其人寡弱。不滿二千戶。多貧苦。語言與新疆回子不同。衣相似。但帽圓翅短耳。夏熱冬寒。產瓜葡萄。北卽巴里坤。南卽闢展。爲嘉峪關外第一門戶。

紅山岡下鞏寧城。紅廟前頭唱太平。共道山川靈秀聚。北門鎖鑰伏波營。

烏魯木齊。準噶爾故地也。額魯特強盛時。多在此游牧。今俱勦滅。其地土宇曠平。多林木。煤、鐵、之利。水甘草肥。宜滋牧放。而沃野千里。堪資兵衆屯田。自設鞏寧城以來。商賈雲集。優伶歌童技藝之輩。趨利若鶩。嘉峪關外繁華昌盛者。此地爲最。且當孔道。扼伊犁門戶咽喉之要路。紅山嘴上有廟一楹。紅土

聖壁故俗呼曰紅廟兒。今設迪化直隸州。所屬阜康、昌吉兩縣。城西沙岡產煤。東南卽博克達達巴。其下百里泥淖。不可登涉。諸峯蜿蜒。至紅山嘴止。中斷三里餘。忽起高峯。卽福壽山也。夏多雨而熱。多毒蟲蛇。益西北皆平野膏田。曰胡圖壁。曰土古里克。曰瑪納斯。皆屯田之處。

嶺斷仍連福壽山。兩峯夾水勢滂潏。舊城人向新城渡。盡道溫泉試浴還。

烏魯木齊福壽山兩山斷處。卽塢納斯大河之水。汹涌奔流。經新城之東。舊城之西。向東南流。赴齊克達巴而去。新城距舊城八里。城東二十里有溫泉。

松山合抱老松蒼。野雉成羣下上翔。別有壓油供夕照。茅檐燈火雪山傍。

福壽山南一百八十里爲松山。皆合抱老松。多野牲。雉肥如蠟。土產阿魏。壓油烏。取松皮爲膏。能已沈寒癆蠱之疾。

巴里坤居北套陽。披裘六月雨生涼。年來二麥霜前熟。進可前攻退可防。

巴里坤在哈密西北三百餘里。亦準噶爾故地。南界哈密。北鄰北套歸化城。西通烏魯木齊。進可以攻。退可以防。爲南北適中緊要之區。設鎮西府宜禾縣。府西八站。建城一處。曰古城。駐防攜眷滿兵。以聯絡各城之勢。西卽奇台通判。四十年改設奇台縣。地寒五穀不熟。惟種青稞。近年以來。寒暄漸易。可種二麥。穀糜矣。土產野牲。白蘑菇。多在雪山之北。氣候極寒。多大雪。惟五六月間無霜雪。烏魯木齊、巴里坤地方官制。乃椿園所述也。今昔改設不同。附載於卷一之末。



傳說伊犁是舊巢。降王歸化戰場拋。而今惠遠方城固。闐闐譟聲溢四郊。

伊犁準噶爾故地也。爲其汗王巢穴。乾隆十九年。阿睦爾薩納與準噶爾汗達瓦齊不和。率其部落。棄塔爾巴哈台。款關內附。上受其降。命將征討。平定伊犁。達瓦齊就擒。準噶爾境土。盡入版圖。築城一處。十八里有奇。曰惠遠城。特簡將軍駐劄。統轄南北兩路。滿漢索倫。西契。察哈爾。額魯特。回子。兵衆。分布城外。

巨澤青羊說有神。電隨噓氣落沙垠。甘泉療疾渠消渴。驅鱷何人使自馴。

伊犁南有巨澤。曰賽里木淖爾。其神青羊大角多鬚。見則雨雹。其北爲哈布塔海山。溫泉出焉。浴之已寒濕之疾。又北他爾奇城。烏哈爾里克城。屯田所也。阿拉瑪圖山。泉水南流。爲烏哈拉里克水。環城西。北來。開渠引之入城。城無井。官兵賴之。南流入於伊犁河。又北爲他爾奇山。多果木。

虎豹熊羆麋鹿饒。將軍會獵趁秋飈。不須夜識金銀氣。塞草肥時塞馬驕。

伊犁之東一百八十里。曰哈什山。峯嶺高峻。迴環數百里。其上多銀。下多野獸。爲將軍圍場。有哈什回子之城。惠遠城東北四百餘里。曰博羅他拉川。駐防察哈爾兵。

迤東煤鐵出荒邱。炊冶堪資不外求。城築惠寧爲犄角。熟田彌望歲多收。

伊犁東五十五里。曰巴彥岱。關按巴彥岱原作巴彥帶今遵同文志改今爲惠寧城。駐滿兵。惠遠城東十五里。有培塿。爲控

俄爾鄂羅山。其下多煤。其陰產鐵。惠寧城東十五里。曰固爾扎回子城。回子耕種。

土蛇多見穆懷圖筆立能傷汗血駒王道於今皆坦蕩么麼何物阻當途

伊犁東北爲穆懷圖多土蛇見馬則其頭入土筆立馬腹膨然不能行馬倒則入其鼻而盪其腦元纒年年貢帝畿地宜花藥艷披離守株莫待平郊免射得熊來是健兒

伊犁北庫車托木山產元纒歲入貢東北濟喇噶朗山庫色木什克山多熊且有蘋杏山花藥草又惠遠城南多雉免

鯊魚水獺滿沖瀾急溜沿洄一葉通七百里環西北去伏流星點白沙中

伊犁河迅溜急湍然可通舟楫多白魚鯊魚水獺自哈什丕爾沁山河並山泉之水匯爲伊犁大河西北流過七百里入沙而伏

豐草深林葦作湖封狼羴豕羝羊俱登高試望松峯外八堡南頭雪浪鋪

其地在伊犁河南川平而闊有八堡地曰綽霍爾曰巴圖蒙可曰沙爾托海曰可特曼曰霍集格爾曰巴克其東皆深林豐草多狼野羊有葦湖多黃羊野豕又南八十里爲察布察爾山高峯插雲多松柏

又南二百里爲特可斯河寬迅多激浪渡以舟冬煖西流入布魯特界千峯萬壑沍冰凝遺卵非關覆翼成寒極新雛翻破殼天公生物最難明

伊犁南四百里地爲穆肅爾達巴山千峯萬仞皆冰厚八十里有鳥遺卵冰上極寒則卵裂而鳥飛山上白鷹不計年山下蒼狐如洞仙怪底野人多信怪賽神笳鼓鬧繁絃

穆肅爾達巴山神。乃白鷹蒼狐也。山之南之東。多松柏。油草。爲官畜牧放之地。惠遠城西皆平原。曰賀勒果斯川。四百里。曰齊七罕川。駐防索倫眷兵。達呼里兵。北爲圖里根山。博羅霍濟格爾山。路通哈薩克之界。又西北六百里。爲阿拉坦鄂木爾山。其南爲控鄂爾鄂倫山。皆哈薩克之界。

油草精金垆野多。幅幘寬廣足嘉禾。昇平都會人知樂。估客年年作隊過。

伊犁境內多油草。最益於牧畜。而阿拉坦鄂木爾。多金處。處禾稼暢茂。享昇平之樂云。惠遠城東南五百里。爲著勒士斯山。與哈喇沙拉連界。多油草。額魯特土兵二千游牧其地。城西南七百餘里。曰他木哈山。其西皆布魯特地界。

地便平漁畋去聲。近伊犁。免雉鮮肥更樹雞。北鄙巖疆皆舜日。輕揮翠屏靜霜擘。

塔爾巴哈台。準噶爾故地也。有鳥烏毛類雞。大者筋許。肥鮮適口。棲止皆於樹杪。俗呼爲樹雞。老鴉正綠。似鸚鵡之翼。多翡翠。俗取以飾扇。額米爾河。湧浩瀚。中多鱒魚。鯊。鱔。水獺。各山皆產兔。鹿。麇。野雞。肥大羣飛。多熊。其毛蒼黃。多四不像。數百爲羣。其種人曰打什達瓦。亦額魯特之屬地。曰雅爾。又曰楚呼楚。卽阿睦爾薩納當年游牧之處。乾隆二十年。後準噶爾破滅。阿睦爾薩納伏誅。因而其地空虛。土宇寬廣。地居巖疆。南至伊犁八站。以沁達蘭爲界。北至哈薩克七日。以玉兒淖爾爲界。西至哈薩克三日。以賽得爾莫多爲界。東至哈爾哈六站。以庫爾哈達烏蘇爲界。北去俄羅斯不滿五百里。兩地之卡倫相望。爲北鄙緊要之區。伊犁屏藩之地。

雪深盈丈朔風狂蛇伏蠅飛水飲妨舊戍已空人跡罕憑誰重與破天荒。

塔爾巴哈台舊在東南四站屯劄因多大雪深至丈餘有毒蛇人飲其泉往往感拘攣瘕癱之疾癩癩狂病也。

且多白蠅爲害常觸人畜眼角輒遺蛆而去非膠粘之不出以故移駐楚呼楚卽阿睦爾薩納當年游牧之地改名塔爾巴哈台然奇寒大雪地處偏隅非四達必由之路哈薩克額魯特之外商賈不通人跡罕到究一荒涼地界而已。

洞裏旋風起羊角黑黃兩氣雜塵氛揚沙走石尋常事往往人間失牧羣。

關展回城也溽暑非常而東北山有風洞故數百里內多怪風或黑或黃掀山飛石驢羊之類遇之輒吹去無蹤地當孔道東界哈密西至哈喇沙拉北通烏魯木齊之齊克達巴爲南路衝途有城垣乃吐魯番所屬雍正時額魯特騷擾其地其大頭目伊敏和卓投誠歸化移其人衆於安西沙州以避之乾隆二十年後平定伊犁土爾番回子仍歸故土。

土俗人呼火焰山童童赫日照孱顏流金鑠石難逃暑贏得三冬煖氣還。

吐魯番夏日酷暑非常東南一帶沙山絕無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耐故俗呼之曰火焰山也冬日和煖無嚴寒大雪土產麥穀芝麻其甜瓜西瓜葡萄類甚繁並皆佳妙甲於回地各城其人耕田半鑿井爲灌溉之資間有需山泉者土田肥沃亦多棉豆之利吐魯番北里許多怪風驢羊遇之輒吹去本爲伊敏和卓之子公蘇拉滿所居地統轄回子六城曰吐魯番曰魯古沁曰關展曰色更木曰托克遜曰

哈拉和卓六城人戶皆蘇拉滿之阿爾巴圖世襲土官非回疆各城陞調去留可比人戶惟吐魯番最多然合而計之不過三千餘家耳亦多貧苦語言與回疆回子可通衣帽無異伊敏和卓著有勞績封郡王駐關展距吐魯番東二百六十里

野駝野馬各奔馳瀚海茫茫風雪時寄語行人腸莫斷當年定遠駐雄師

吐魯番南皆戈壁

蘭按戈壁原作郭壁今遵同文志改後倣此

即瀚海也野駝野馬往往百十爲羣哈拉和卓回城即漢都

護定遠侯班超屯劄之所也

萬里游流湧列星大珠盤走小珠停忽飛瀑布忽懸鏡天上源來作地靈

吐魯番西南五百餘里爲羅布淖爾即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關展西至和闐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藏四五千里之東週迴萬里皆星宿海渺無人烟間有道路非戈壁即泥淖難以往來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躔度水色赤黃泉數難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洳無垠無一非洶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羅布淖爾爲黃水極大之湖潑洄渟滯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伏流千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線自山下湧出如溝如渠寧夏之人且灌且淤以享其利東北迴環入中國即黃河也

椿園氏曰古云葱嶺之水東爲河源西歸洋海履其地而驗之信然其在羅布淖爾爲宇內最大之湖

洞庭彭蠡僅敵其半。伏流千里。入中國止一線黃流耳。至中州浸淫漸大。而爲害矣。

不耕不牧。自全天。緝毳爲衣。藉翼眠。多事諷經兼禮拜。食魚元已絕葷羶。

羅布淖爾有二村。卽名羅布淖爾。人戶各四五百家。其人不耕五穀。不知游牧。以魚爲食。織野麻爲衣。取天鵝絨爲裘。臥藉水禽之翼。言語與回子通。曾不知諷經禮拜之事。時有人入庫爾勒回城者。不能食牲畜之肉。穀麥之食。食之卽大吐不止。以庫爾勒多魚。故來。他處則不敢往矣。爲闢展屬地。時赴叩謁。則裹魚爲糧。其地有伯克。

祕密雙修行法奇。開都河上列羶幃。馬湏滿酌酬歡意。揜手留郎緩緩歸。

哈喇沙拉。在吐魯番西八百七十里。原係回城。準噶爾吞併。回人逃亡死絕。其地竟無人烟。移霍碩特人來此游牧。乾隆二十年間。大兵平定伊犁。霍碩特多遭誅戮。其餘逃散。地竟空虛。創建一城。東西南三門。圍僅三里。牆亦卑薄。乾隆三十五年後。土爾扈特來歸。始將其汗渥巴錫蘭按渥巴錫原作烏巴後順記改。部落霍碩特貝勒恭格部落。安插於著勒土斯。令其資生。並將噶子滿回子二百戶。移歸庫

爾勒回城。所有哈喇沙拉城垣左近一帶地方。均給土爾扈特和碩特人等游牧。且教之耕種。開都河兩岸及著勒土斯牧場。羶帳雲屯。皆伊等居住也。數年以來。漸知耕種之事。然其人貧苦懶惰。性刁野。好偷竊搶奪。婦人尤無恥。到處可以宣淫。而針黹女工。遠勝於回婦也。極貧之男婦子女。多鬻於各城回子爲奴。往往盜馬偷衣。不知所適。馬湏爲酒。謂之氣可。牛乳爲酒。謂之阿拉占。敬喇嘛與額魯特同。

頌罷歸家積雨晴。河中新漲殺文生。菰蘆深處多魚雁。結網人來踏水行。

庫爾勒回城。在哈喇沙拉西南一百五十里。回子七百餘戶。內多憐蘭回人。地土遼闊。開都大河之水。滌紆旋繞。多魚。多蘆雁。蒲鴨。鷗鷺成行。土產大米。二麥。集吉草。可以爲筯。葡萄。瓜果。無不茂盛。其人好訟。不知禮法。憐蘭回子之風也。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

荒灘確徑葦湖橋。西入回疆路正遙。共道羔裘生處好。酥油裹帶趁星輶。

布古爾回城也。經兵燹。逃亡無遺子。回疆平定。移憐蘭回子居之。蓋別種也。土產羊皮。酥油。猓獠。獠。銅。城之南皆瀚海。馬行三四日。山場豐美。多野性。益南皆沮洳。近星宿海矣。蘆葦湖灘。縣邈無際。爲西入回疆咽喉之路。自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沙雅爾。來者。雖由山徑荒灘而行。亦必經布古爾葦湖土橋過渡。舍此別無路徑也。

柳條沙土築方城。高距層巖百雉成。舊日龜茲曾建國。銅山堪鑄也堪耕。

庫車回城。在布古爾西三百里。爲龜茲故地。城矩方。四門。圍九里有奇。依山岡爲基。牆皆高丈許。柳條沙土。密築而成。地勢高望之巍然。儼如金湯之聳峙也。回子歲納糧。爲官兵口糧。納銅。送烏什鑄錢。納硝磺。送伊犁備用。幅幘寬廣。地處衝途。爲西入回疆之門戶也。南數十里外。皆戈壁。馬行三日。山場豐茂。多野性。無人烟。益南近星宿海矣。

紫草黃連遍地生。冬蟲夏草本同莖。由來土沃思淫易。恆舞酣歌未解醒。

庫車回人懦弱而儉安畏強梁不知恩義喜酣飲狂歌風俗質樸節儉冬蟲夏草藥也其根爲蟲能動轉其枝葉則草也。

雪中蓮放世應稀桑葚葡萄釀酒池戎索本無多賦役硝銅端藉作軍資詳前註

庫車北至扣克訥克即雪山奇寒大雪不可居處山多野羊獺鹿多側柏黃連紫草麻黃甘草雪蓮夏草冬蟲草肥回子皆來牧放牲畜西北山勢拗折石土夾立嶙峋險峻爲西入阿克蘇必由之路東至布古爾止多糜子桑葚之酒葡萄酒間亦釀酒土產搭連布銅硝磺

礪砂充洞火光飛夜望華燈萬點輝憑仗寒威銷烈焰裸身爭取汗猶揮

庫車出礪砂之山在城北其山多石洞春夏秋洞中皆火夜望如燈光萬點人不可近冬日極寒大雪火息土人往取赤身而後可入礪砂皆產洞中如鍾乳形

獨憐小雨偶霏微灌溉全資泉水肥桃杏花開春晚晚渭干河上唱歌歸

庫車少雨歲不過微雨一陣或竟無雨耕種皆資開渠灌溉城東托和奈泉水最肥近城皆北山之水分河三道西即渭干河回民熟於開渠引水之事穀棉瓜果皆可成熟桃杏桑梨蘋婆含桃皆盛

佛洞深鏡繪像多高低處處盡祇陀白衣毫相莊嚴好漢楷輪迴經不磨

庫車城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山石鑿穴繪佛城西六十里蘇巴什復有大佛洞其山前後上下鑿洞四百處內皆五彩金粉繪西番佛其最高一洞三楹壁鑿白衣大士之像漢楷輪迴經一轉餘皆西番



字跡。不知誰氏之爲。

仲餘氏曰。佛氏原自西方來。今回城在中國之西。其開洞而鑿佛像。無足怪也。

一望頽垣五里餘。歸後堞雉少人居。劫塵指點徒能說。弔古無從考廢除。

庫車城東南十里破牆一段。長五里餘。雖係土城。而修築高厚堅實。堞雉猶存。非回城也。土人傳爲漢時屯兵之所。然亦無可考據。

兵後荒餘久不堪。戶千羊七剩牛三。一從聖澤涵濡久。封殖家家計自諳。

庫車原係回疆大城。回戶三五萬家。經霍集占之亂。且連遭凶荒。死於饑饉兵火之災。幾無遺子。所餘僅千戶耳。大兵平定庫車之時。城內惟遺羊七隻。牛三頭。乾隆二十三年以來。休養生息。家給人足。迄今最貧苦之小回子。亦有牛羊馬匹。出有衣家。有食。吉凶皆足以成禮。

土宜稷稻樹宜梨。水涘荒村擁艷妻。豈爲臙脂好顏色。晡時早向布幃栖。

沙雅爾。回子小城也。在庫車西南一百六十里。其城緊依渭干河岸。圍牆傾圮。一荒涼村堡耳。回戶七百餘家。歲納糧銅硝磺。地土下濕炎熱。宜於稷稻。諸果皆佳。而梨尤甘鬆可食。西南山中。林木蘆葦。千里無際。產猓獠獠。狐狸多虎。近城多葦湖。以故夏多蚊。如塵如霧。日夕尤甚。回子皆以布爲帳幃。晡時。男婦子女皆入布帳中避之。滿城牲畜咆哮。身血津津。然二更後始漸寧帖。其人樸野誠實。然亦好認婦女好顏色。風俗與庫車相似。

仲餘氏曰古稱燕趙多佳人。今回地婦女多美艷者。足見天地無私。惟視其靈氣之偶鍾耳。

烏什曾稱土爾番。青錢普爾許名存。猊猊那許逃天戮。猶溯擒渠獻九圍。

烏什本係回城。回人謂之土爾番。華言都會也。地在庫車西北千里。城依南山。諸峯環抱。大河濼繞。其北人戶本兩三萬家。準噶爾時最爲表著。其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乃準噶爾汗達瓦齊之所立也。大兵入伊犁。達瓦齊父子逃至烏什。爲霍集斯擒獻中國。以功封王爵。乃屢經叛亂。回戶誅戮盡淨。其錢名普爾。每文重一錢二分。每百謂之一騰格。回子私用。每五十爲一騰格。抵銀一兩。官設爐鼓鑄。乾隆通寶普爾。俱用紅銅。其規模與內地制錢同。哈喇沙拉普爾。與制錢通用。以西大小回城。回子及兵民皆用普爾。內地制錢不行。哈喇沙爾以東。則無普爾矣。幅幘遼闊。北界冰山。南皆平川沃野。山場林木草湖茂密。皆布魯特人戶游牧。東至庫車。西連葉爾羌。烏什之城。名永寧。地方空闊。杳無人烟。惟綠營屯兵。耕其荒廢之地。嗣於阿克蘇、葉爾羌、和闐、英吉沙爾、賽哩木、拜城等回城。派撥回子七百餘戶。移駐烏什。種地納糧。數年以來。屋宇田園漸盛矣。

巧思刻玉自玲瓏。鹿革裁韃繡更工。術術雲連千肆賚。郊園春到百花風。

阿克蘇一大回城也。在烏什東二百里。有二萬餘戶。其人誠樸無華。然亦好訟。易惑亂。回子之陋習也。人多技藝。善攻玉。製器精巧。繡鹿革爲韃。田土寬廣。芝麻、二麥、穀、豆、棉花、果、菜之品。充園塞圃。酒肆茶坊。鱗集街市。每八柵爾集也。按八柵爾。譯謂市。期會。商販摩肩。喧填竟日。產梨最佳。歲充土貢。地居衝要。

爲西至各回城、北往伊犁、四達必由之孔道。

拜城蕞爾爨烟稀。雪片霜花冷鐵衣。逐客原來無善地。寒烏聊許一枝依。

拜城最小。回戶四五百家。糧果產者甚稀。路當孔道。其人多烏什回衆。爲霍集占所惡。逐之拜城。

寶沙璨璨滿衝衢。落木先秋葉早無。爲是雪山寒氣勁。春風不解爲噓枯。

賽里木回城。在拜城東八十里。距庫車西北二百一十里。乾隆二十三年。大兵至庫車。賽里木回子首先迎降。當大道之衝。出寶沙。可以攻玉。但在雪山之麓。氣候極寒。八九月間。木葉盡脫。間有桃杏。交冬須聚土埋藏。不然。來春枯矣。霜早。惟二麥豌豆甜瓜葡萄有收。餘皆不堪。多種產銅。硝。風俗誠實敦厚。無回子惡劣之習。喜暢飲酣歌。與庫車回子同。

舊巢瓦覆綠琉璃。樓櫓亭臺一望齊。漢已犁庭今絕幕。尙憑軍府壯樓題。

葉爾羌。回疆一大城也。回子呼爲葉爾奇木。乃霍集占祖孫父子巢穴。居室壯麗。綠琉璃瓦覆之。今爲糧餉局。園亭亦敞闊華美。今修爲辦事大臣衙署矣。城池堅固。圍十餘里。幅幘寬敞。田土壯平。東界烏什。西界拔達克山。關按拔克達山原作巴達克山。今遵同文志改後做此。南控和闐。北鄰喀什噶爾。西南一帶。均與外藩連邊。所

屬十城。曰葉爾羌。曰哈拉噶里克。曰托古斯堪。曰三珠。曰契藩。曰塔克。曰克。可牙爾。玉拉里克。曰火沙喇。可。曰巴爾楚克。最遠一城。在葉爾羌西。馬行十日。界乎拔達克山之間者。曰賽克羅十城。俱有伯克。惟葉爾羌人戶獨多。不下七八萬家。九城各千戶上下耳。或曰葉爾羌古罽賓之國。或曰大食月支之

地。迄今皆回子聚居矣。

比屋鱗鱗數萬家。海山珍異爛生華。南人上來好交易。北人欲上空咨嗟。

葉爾羌與外藩連界。邊外各國均來貿易。衣冠詭譎。形狀怪異之人。奇珍異寶之物。往往有之。中原江浙之人。不辭險遠。各攜貨賫。購覓寶玉。

裁絨作氈。絢奇花。鏤玉攻金。事事誇大。食屠王月氏戮。故應服教畏中華。葉爾羌回民最巧。而性怯懦。惟大伯克之言是遵。不敢少有忤慢。

輕歌妙舞。玉人粧。綺席初開。出侑觴。試問邊庭羈旅客。春風可憶杜韋娘。

葉爾羌俗尚宴會。婦人多長於歌舞。尤重百戲。

高架雙竿與屋平。銅繩盈丈兩頭橫。持裙莫漫留飛燕。看取凌風躡影輕。

葉爾羌索銅爲繩。架高八九尺。長一丈有奇。回婦艷粧。應鼓之節。於繩上步履往來。

瑣骨非關變現來。彩衣花帽巧旋回。教揉升木應非易。緩急全憑羯鼓催。

葉爾羌以回童數人。飾以鮮衣花帽。使之舂斗。回旋盤舞。頗亦可觀。

于羊上樹。幻能爲熊。狎猴。馴百戲。隨狡獪。偏教恐俗慣。轉空盤子舞丸兒。

羊之爲物。最蠢而無識者。葉爾羌回人以木三段。圓頭細頸。各高徑尺。層層疊疊。弄羊羔使之上於木頂。又以高三尺者。易之。謂之羊上樹。地產熊猴。回人皆弄之以爲戲。而舞丸轉盤之戲。亦不一而足。

綠構妖媚儼明粧。殊俗風如閩粵狂。漫說餘歡難敵席。前魚未解泣成行。

葉爾羌風俗淫佚。喜男色。有閩廣之風。回童少聰俊。輒不得免。然亦修飾妖媚。與人燕好。往往情密。至長大而不能絕交。

併兼右姓久成風。強食應教弱肉同。豈是五陵豪並徙。古稱任俠以財雄。

葉爾羌風俗豪強。土霸日增其富。小回子少有積蓄。皆爲咀嚼而去。以故人戶不能殷實。多缺衣食之人。

玉光五色產河中。如斗如盆各不同。第一明金和暈碧。羊脂染透血斑紅。

葉爾羌河中產玉。大者如盆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重三百六七十觔者。各色不同。白如雪。青如翠。黃如蠟。赤如丹。黑如墨。皆上品。一種羊脂硃斑。碧如波斯菜。而金片透洒者尤難得。

羌肩跌脚列成行。踏水能知美玉藏。一棒鑼鳴硃一點。岸波分處獻公堂。

葉爾羌河底。大小石錯落平鋪。玉子雜生其間。採取之法。遠岸官一員守之。近河岸營官一員守之。派熟練之回子。或三十爲一行。或二十爲一行。截河並肩赤脚。踏石而步。遇有玉。回人卽腳踏知之。鞠躬拾取。岸上營官。擊鑼一棒。官則過硃一點。回子出水。按硃點索其石子。

密爾岱峯高入雲。瑤瓊萬鎰落風斤。鼈牛笑誇登山肋。也似崐岡抵鵲羣。

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山曰密爾岱達巴。諸峯高峻。遍山皆玉。有青黃赤白黑之不同。然石夾玉。玉夾

石甚多。至純玉無瑕溫潤。而大至千萬觔者。則在絕高山峯之肋。其上人不能置足。土產犛牛。慣能登陟。回子攜具。乘牛而上。鎚鑿任其自落而取之。謂之礮子石。亦曰山石。每歲春秋二季。葉爾羌土貢玉。自七千至萬觔不等。至葉爾羌河。和闐之玉隴哈什河。哈琅圭塔克河。所產玉子。無一定之額。儘數交納。皆由台運送京師。私玉之禁甚嚴。

和闐人道古于闐。都護遺民漢姓傳。桃李林邊春釀熟。鳴機纔罷鎚耕先。

和闐亦回疆一大城也。在葉爾羌南七百里。又南行二十日。卽後藏西界。崇山峻嶺。與外藩道路不通。東皆瀚海沮洳。益東卽星宿海矣。地處荒隅。簡僻不鄰大路。所屬回城六處。曰和闐。曰玉隴哈什。曰哈拉。曰齊喇。曰克里雅。曰他赫卜伊。和闐其總名也。沃野千里。回戶三四萬家。玉隴哈什河。哈琅圭塔克河。皆有玉子。多於葉爾羌河。所產石榴。木瓜。蘋果。桃。杏。烏梅。紅李。櫻桃。紅棗之屬。所在成林。而甜瓜。葡萄。尤多。以葡萄酒釀酒。家有蓄藏。其人誠樸敦實。盡力根本。無遊惰浮華之習。男力稼穡。女勤蠶織。有和闐紬絹。繭雀塔爾布。縝密光實。非別城所有也。或曰和闐卽古于闐也。回子呼漢人爲赫探。漢任尙都護西域以後。亂遺其人衆於西。和闐回子。皆其遺種。故回子呼之曰赫探城。和闐卽赫探之訛音也。然皆無可考據矣。

金絲銀線巧機成。盪緞花紬貢玉京。千耦無猜千肆列。木瓜蘋果滿筐擎。

喀什噶爾。回疆一大城也。西域最爲表著。地在葉爾羌西北四百八十里。爲西陲極邊要害之區。回子

布魯特耦耕雜處。西北一帶。雪山環抱。過山皆外藩之布魯特遊牧。正西布魯特之外。卽安集延。土宇曠達。與邊外各國犬牙相錯。中外貿易人等。日相逐於道路。歲貢盪紬緞。金銀絲紬緞。布。石榴。木瓜膏。蘋果。葡萄乾之類。金貨流轉。水草甘肥。牲畜蕃息。人戶殷實。九城種地納糧之回子。三萬六千餘戶。其餘貿易回子。伯克家屬。阿渾。毛喇。海蘭達爾人等。又不下二萬餘戶。

家嫻聲妓習奢華。寶玦珊瑚百藝誇。八柵里開香艷集。紅氍毹地聽琵琶。

喀什噶爾回城。紛華靡麗。多妓女。嫺歌舞。殷實之戶。亦頗畜之。織成金銀絲氍毹。五色絨氍毹。鏤金攻玉。鑿銅鑲嵌。無不精巧。回子靴帽。回婦束髮之恰齊巴克。皆出其地。繡鹿革爲韉。噶拉明鏡。玻璃鏡。珍珠。珊瑚。寶石。玉器。金花布。青白布。在西門攤糧果牲畜。不勝枚舉。商賈雲集。八柵爾街長數里。屋宇牆垣。修整富饒。殷實之地也。俗尙宴會。人皆知禮法。循循然。敬中國之長官。不似阿克蘇以東之回子。悍然村野而已。

外藩各國拱邊陲。東入回疆孔道馳。星布小城風物似。分茅記取策勳時。謂阿齊穆也。

英阿雜爾回城。在喀什噶爾南二百餘里。爲外藩各國東入回疆必由之孔道。最爲緊要之區。田土豐美。產穀。豆。瓜。果。黑礬。又喀什噶爾西北二百里。爲塔什伯里克回城。人戶係回子。出其境。卽布魯特之地。故官設四品。阿奇木伯克。以散秩大臣。布魯特比阿齊穆充之。其布魯特十九愛曼。皆散布於喀什噶爾。葉爾羌。烏什之間。分有地界。遊牧資生。塔什伯里克回子。亦歸其管轄。卽徵討霍集占時。阿齊穆

打仗有功賞給之地也。土產二麥糜子而已。喀什噶爾東北相距八十里爲阿拉圖什回城。土田肥厚寬廣。果木繁茂。地下濕。產大麥、葡萄、桑、石榴、木瓜、桃、棗、瓜、麥之屬。喀什噶爾東十里爲別什克里木回城。地既相近。風物土產約略相同。喀什噶爾西北一百三十里爲玉素納爾土什回城。臨近雪山。氣候冬寒。土產麥、糜、桃、杏、桑、瓜而已。喀什噶爾西北一百八十里爲握帕爾回城。與布魯特地界相連。其山嶺皆布魯特遊牧。

雪中蓮放更多奇。不脛蟾蜍不卵雞。莫道寒門生意盡。試看阿爾古城西。

喀什噶爾東北一百九十里爲阿爾古回城。緊依雪山。多雪雞、雪蓮、雪蟾、雪蛆。回子不知取用。惟取雪雞以充食而已。東北而去四日。可至伊犁。但春秋、冬、雪深盈丈。夏伏或可行走。然亦無人往來。地寒。土產大麥、糜、葡萄、桑、杏、桃、瓜。雪山內外。皆布魯特種人。與回子雜處。益西北。布魯特尤衆。人戶數十萬家。官仍伯克似專城。王化均霑。樂土成。二萬里餘皆薄稅。筐篋結總本人情。

回子之官。皆名伯克。有阿奇木伯克、伊什汗伯克、哈雜納齊伯克、商伯克、明伯克、哈資伯克、密拉普伯克、等名不一。各分品級。各有執掌。分駐回城。均歸辦事大臣統轄。

國朝開闢新疆二萬餘里。從古所未有也。回民各納錢糧、緞、布、金、銅、硝、磺。土產之物。載在各回城應納賦役。

仲餘氏曰。烏魯木齊設有鎮迪道。乃由安西道於乾隆三十七年改移巴里坤。更名巴里坤道。將烏魯



木齊差缺道員裁撤歸併巴里坤統轄。三十八年移駐烏魯木齊。更名鎮迪道。駐劄鞏寧城。歸烏魯木齊都統管轄。陝甘總督節制。鎮西府知府。乃由安西府於乾隆三十七年改移巴里坤。更名鎮西府。屬鎮迪道管轄。府所屬宜禾、奇台、二縣、古城巡檢。宜禾縣乃由巴里坤理事通判於乾隆三十七年改設知縣。駐巴里坤。奇台縣乃由奇台舊制通判於乾隆四十年改爲縣治。古城巡檢於乾隆四十一年將奇台通判屬東吉爾瑪泰糧巡檢移駐改設迪化州。乃由舊制同知於乾隆三十七年改爲知州。三十八年改爲直隸州。屬鎮迪道管轄。所屬昌吉、阜康、綏來、三縣。濟木薩縣丞、迪化城巡檢、呼圖壁巡檢。三所千總。昌吉縣乃由寧邊州同於乾隆三十八年改爲知縣。阜康縣乃由甘肅平涼府莊浪縣於乾隆四十年改移阜康。綏來縣乃由瑪納斯舊制縣丞於乾隆四十年改爲知縣。濟木薩縣丞於乾隆四十四年將舊制特納格爾州判裁汰改設呼圖壁巡檢。乃乾隆二十九年將舊制昌吉洛克倫管糧巡檢移駐改設頭屯、蘆草溝、塔西河、三所千總。於乾隆四十二年將舊派管束遣犯營千總改設所千總。管理爲民遣犯種地納糧。其府經歷、州吏目、教職、典史如例安設。吐魯番同知乃由關展同知於乾隆四十四年改駐吐魯番。所屬吐魯番、關展、二巡檢。關展巡檢於乾隆三十六年將涼州府屬平番縣苦水巡檢裁移改設。吐魯番巡檢於乾隆四十四年添設。烏魯木齊理事通判乃由涼莊理事通判於乾隆三十七年隨同涼莊滿兵改移烏魯木齊。屬鎮迪道管轄。府屬五年俸滿州屬三年俸滿協辦半年。又設三糧員庫爾喀喇烏蘇、精河、二道。自乾隆二十八年設屯起。庫爾喀喇烏蘇在於陝甘兩省。派撥縣

丞一員管理糧務。精河派撥典史一員管理糧務。向屬庫爾喀喇烏蘇大臣管轄。烏魯木齊辦事大臣統轄。三年期滿。仍由內地揀員更換。乾隆四十五年。庫爾喀喇烏蘇改設同知。管理地方糧務。尙未題准。有人四十八年。復經裁汰。併將精河由內地揀派糧員停止。照依伊犁之例。均由効力廢員內揀選賞銜管理。四十九年。查照原議。在於廢員內。揀選庫爾喀喇烏蘇賞給通判銜。精河賞給典史銜。改歸鎮迪道管轄。烏魯木齊都統統轄。喀喇巴爾噶遜。於乾隆五十六年。照依精河之例。添設糧員。在於効力廢員內揀選。賞給典史銜。管理糧務。歸鎮迪道管轄。五十九年。奉上諭。嗣後烏魯木齊管糧人員缺出。由京揀選派往管理。欽此。此則烏魯木齊地方糧員官制也。余承乏鎮迪道。得知其詳。因與椿園所述不同。附記於此。時嘉慶丙辰秋日補錄。



# 異域竹枝詞二

## 外藩

萬帳雲屯大漠居。稱王曰比贅。瘡如龍媒大宛多良產。綠葉青芻本有餘。

哈薩克西域一大國也。卽古大宛。乾隆二十一年。大兵進勦。入其巢穴。其王阿布賴歸降受封。奉正朔。地入版圖。無城郭屋宇。無農桑五穀。氈帳游牧。分布散處。平岡漫嶺。生草皆綠葉白根。出良馬食之。易於腓字。稱其君長曰比。相呼皆以名。今其王名阿布賴。其人皆稱曰阿布賴比也。無刑法紀律。不聽其王號令。有惡則衆議罰之。小則罰牲畜。大則殺之。而分其畜。亦不關白其王。卽禦外侮。亦其王與衆會議。不願者不能強。自歸降後。歲納中國之稅。馬牛百取一。羊千取一焉。

相矜重。襲好衣裳。家有餘糧。戶萬羊。列屋蛾眉容易得。踏歌聲裏合歡場。

哈薩克幅幘遼闊。人戶殷繁。多牲畜。富者馬牛羊各以萬計。娶妻數人。分布而居。其夫輪流晏處。卽貧者亦有馬牛數百。羊數千。無困苦乏食之人。生子十六歲。輒爲之娶妻。與以牲畜。使之自爲經理。宴會以馬、牛、駝、羊爲饌。馬、酒、器用木碗盤。富者以銅錫爲之。以衣多爲華美。雖暑月炎熱。亦被衣八九襲。喜中國瓷、茶、梭布、片金、倭緞之屬。得之寶貴。紬緞、絲綾。不甚愛重。風俗與回疆相似。但不知禮拜。諷經。間有食猪肉者。貴男賤女。姻嫁男女。以歌互調者。成偶。有似蠻人跳月之風。哈薩克有兩種。其西北

界之哈薩克未通中國人戶尤強盛云。

愛曼於今衆建良控弦十萬。鄰疆遺風禿髮方平。幘蟻首雙飄。雉尾長。

布魯特回子一部落也。地距安集延喀什噶爾之間。亦與伊犁連界。幅幘寬廣。人戶繁多。控弦數十萬。稱其君長曰比。有管領愛曼。自一二十至二三十不等。比死立其子弟。他人不能占立。男不蓄髮。女插雉尾於帽爲飾。風俗語言與回人大同小異。居氈帳。游牧爲業。閒有耕種。二麥者。牛馬乳爲酒。喜中國茶。紬布烟燒酒。人貧苦強悍。好劫奪。健於戰陣。以故哈薩克博羅爾等畏之。乾隆二十三年。大兵征討霍集占。附近喀什噶爾之布魯特比。震驚天威。截戰霍集占。上嘉悅。加阿齊穆爲散秩大臣。授職喀什伯里克回城之阿奇木伯克。布魯特比如故。是以遵葉爾羌喀什噶爾駐劄大臣約束。歲納錢米賦稅。但在其本地各愛曼之比。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勢均力敵。無統轄專制之人。禁忌猪肉。衣窄袖。敞前襟。帽頂平。矩方。與安集延相似。

百頃桃花入望偏。連城向化息烽烟。射鵬身手原趨捷。遠向鄰封事貿遷。

安集延回子一部落也。其汗最爲表著。統領四城。最大者曰豪罕。三萬餘戶。爲其汗巢穴。次曰瑪納噶朗。二萬餘戶。又次曰奈曼。一萬餘戶。最小之城曰安集延。數千戶耳。各有頭目。所轄之人皆汗之屬。呼之爲阿爾巴圖。乾隆二十三年以後。與中國通。歸入王化。地在喀什噶爾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五穀。瓜果。菜蔬。多桃。數十百頃。紅白成林。人無髮。不食猪肉。皆與喀什噶爾回子同。言語亦相同。但衣皆圓。

領窄袖。開敞前襟。帽無尖翅。矩方上平耳。善居積。權子母。遍遊鄂羅斯、克食米爾、痕都斯坦、及回疆貿易。喜畜鵝圍獵。而其性多儉嗇褊急。

深目多髭。種落新。弟兄共室。蔑天倫。人奴生幸無笞辱。土里沙村耐得貧。

博羅爾。西域別一種也。在葉爾羌西。以土築屋而居。有村落。不禮拜。不把齋。不知字記。不通回語。飲食無避忌。惟衣帽與安集延相仿。男女無別。無人倫。弟兄四五人共娶一妻。次第歇宿。以靴掛門爲記。生子女。以次第分認。無兄弟者。與戚里夥之。次以齒地瘠人貧。以人爲賦。納於其王及頭目。生子女若六七。取三生四五。取二三。取一。所取者皆鬻於痕都斯坦、哈薩克、安集延、及內地回疆爲奴。性多怯懦。往往爲布魯特沙關記擄掠人口。鬻於各處。亦不能較。

晨牝稱尊已七傳。雖無易姓枉千年。最憐膠鬚膏脣客。時向刀環隊裏宣。

鄂羅斯邊外最大一國。東界朝鮮。南界中國。西北鄰控噶爾。東西之境。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里而止。稱其王曰汗。自鄂羅斯之察罕汗沒。無子。國人立其女爲汗。以後皆傳女。今已七代矣。仍襲察罕汗之號。其女主有所幸。或期年。或數月。則殺之。生女留承統續。謂其汗之嫡傳。生男則謂他人之種。其人深目高鼻。睛正碧。鬚髮赤黃。男女皆畜髮。男頻以膠水刷髮。使曲卷。衣縛身多鉤。女則高髻漢裝。長裙拖地。女主之裙尤長。行則使數人身後共舉之。無褻衣。以銀爲錢。肖其汗面。重七錢餘。謂之阿拉斯郎。以洋算成。歲好樓居。有四五上者。皆以木極華麗。接見無論男女。皆接吻爲禮。無跪拜之儀。

嗜佳茗。必調糖飲之。以魚爲上饌。以大苜爲佳品。必需大黃。人人皆食之。無則病矣。官有文武。皆懸刀柄。有金玉銅鐵錫之飾。以分等差。民耕田納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爲兵。十六歲入營。不准娶。不准歸家。逾五旬而後放出。刑罰極嚴。男犯竊。女犯姦。殺人。不問謀故。以及出邊入別國者。概以斧斫殺之。土產海龍。銀灰鼠。各皮張。及喀拉明鏡。玻璃。等物。但金銀微缺。乏耳。本爲控噶爾屬國。稱臣納幣。歲以爲常。乾隆二十年以後。鄂羅斯自恃其強。不肯稱臣。缺貢獻七年之久。控噶爾未經責問。而鄂羅斯之察罕汗。轉發兵侵擾其境。以故兩國交爭數年之久。鄂羅斯士卒累經大敗。傷折二十餘萬。力不能支。仍復稱臣求和。許以歲納童男五百人。童女五百人。而罷其軍事焉。

仲餘氏曰。聞鄂羅斯女主之立。非察罕汗無子也。初因察罕汗之妻。逐其夫而自立。其夫效秦庭之哭。借兵爭鬪。欲思恢復。又爲其妻勒兵拒之。其夫戰敗。不知所終。然後女主定位。任意妄爲。頗有所幸。亦如選面首三十人之事。生女則爲嫡嗣。而承統。鄂羅斯雖云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然其女主各有所幸。所幸之女。知有母而不知其父。以女嗣位。已歷七傳。亦所謂以牛易馬。以呂易嬴耳。

九十春光度一城。二千四百敵高閔。大荒經外傳聞異。糞土黃金倘是真。

控噶爾。回子最大一國也。地在鄂羅斯西北。幅幘極寬。包鄂羅斯東西之界。益北。不可考其邊境矣。稱其王曰汗。其大頭目亦謂之阿奇木伯克。各有城池。人戶自萬戶至十餘萬戶不等。均其汗之屬人也。汗所轄阿奇木伯克。一千四百餘人。建都之城。謂之烏嚕木。南北經過馬行九十餘日。東西亦然。城門

二千四百餘處。城內大江三道。山河藪澤。不可勝數。田園類古井田之法。其汗所居宮室。深遠壯麗。黃屋朱門。飾以金玉。窮極奢華。地產黃金、白銀。多於石子。珠璣、象貝、寶玉、珊瑚。習見不鮮。自鳴鐘表、絢緞、氈絨。尤多奇異。比戶豐裕。不知人間有缺乏衣食之事。俗重寶石。以赤者爲上。如拳如鵝卵者。人人佩之。黃金爲錢。重二兩許。通行濟用。風俗醇美。坦白敦實。無詐譎詭譎之習。知禮讓人。倫與中國暗合。迥非西域各國禽行獸處之可比。好諷經。禮拜天地。男女皆然。不喜戰爭。以故國雖富強。從不無故侵凌弱國。而兵皆精銳。鎗及二百步。箭射石多沒鏃寸許。人以死敵爲勇。敗歸則不齒於人。寓兵於農。如有他國相侵。臨時酌派應敵。鄂羅斯爲其屬國。缺貢弄兵。控噶爾汗始大怒。發兵大戰。鄂羅斯精兵八萬。全軍覆沒。鄂羅斯又大發兵。借土爾扈特精壯數萬人赴敵。又敗。所存僅十之三。以故土爾扈特恐懼。於乾隆三十四年。棄鄂羅斯而投入中國。而控噶爾兵衆數十萬。直壓鄂羅斯國都。察罕汗大懼。仍復稱臣求和。於常幣之外。復納童男女各五百人而寢其兵。或曰。控噶爾西界亦多其屬國。歲輸貢幣云。仲餘氏曰。控噶爾都城。所云馬行九十餘日。方能經過者。蓋如中國之邊牆耳。其云城門二千四百餘處者。亦猶中國之各關口門耳。其國奇其說。而竟信其都城之大如此。其然豈其然乎。

樓頭倒挂水晶簾。海嶠春回氣不炎。香末返魂花泥睡。倩誰勅勒到香奩。

克食米爾。西域回子一大部落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至其都會。中隔冰山一道。人畜至此。土人駝牽而過。其人深目高鼻。黃睛多鬚。衣類布魯特。性巧精關捩之術。能引水上樓頂。自簷下垂如



水晶簾。其地沃野。其時和暖。無大暑嚴寒。以是多五穀。奇花異果。尤多名香。檳、桃、柚、棕、白檀、紫降。重宴會。喜歌舞。聚飲。花燭之夕。輒有物入洞房。新婦昏迷。聽其淫污而去。亦不知其爲何物也。本夫次日合。登萬千不爽。人多富饒。好與販營運。善權子母。其湖河多通海洋。地近痕都斯坦。

穴居夜市避驕陽。三百城如滌廣場。舌轉鸚喉人語別。玉如蟬翼鬼工良。

痕都斯坦。西域回子一大國也。在克食米爾西南。行四十餘日。其汗都城。圍六十餘里。所屬部落。自萬戶至十餘萬戶者。三百七十餘城。其人率深目高鼻。繞喙多鬚。睛黑白如琉璃。面黑色而脣青。語言類鳥鳴。衣敞前襟。自領至腹。鈕二十餘釦。帽纏花布。帛錦爲飾。日出極炎。穴地爲居。亦有樓閣。但不出地。平室極精巧。富者飾以金玉。故入其城。村似曠。邈無人烟耳。以夜爲市。能金漆雕鏤。善琢玉器。大而薄如蟬翼。細可如髮。鏤金銀如絲。織紬。緞。毯布。貨於西域各國。米穀。花木。瓜果。菜蔬。罔不繁植。且多異種。柑橘尤多。綠竹。白杉。檳、桃、棕。在在成林。冬夏皆熱。木不凋零。但夏則熱風烟瘴耳。山水秀麗。花木分葩。郭外巨澤一。攜眷乘舟。遊者經旬累月。比比皆然。貴中國盜器。以白玉碗交易。地多瘴厲爲害。有面生贅瘤。引之而長。放之則卷者。人有病。食大黃則愈。貴客來。及大筵宴。以大黃代茶。經年不見大黃。則死。以故人佩大黃。常舌舐鼻嗅之。以象耕。亦以之載物致遠。有馬牛。無駝羊。不知游牧之事。國中有玉山。而白金少。價與黃金等。江河通洋海。閩廣海航到焉。

沙瀾靈湫萬仞峯。黑章黃質見獅雄。不教神物飛吞月。猶有遺雛怒吼風。

痕都斯坦域中西隅。有巨澤一。圍數千里。中有山。圍逾千里。萬峯聳秀。高入雲表。人間第一高山也。上多異草名香。彩馴之獸。人語之禽。靈蹟最著。土人名之曰章。各里麻坦。達喇斯。出獅子。秋月皎潔。負雛遊山。頭大尾虬。黃質黑章。長六七丈。有奇。登峯絕頂。望月垂涎。盤旋跳舞。往往猛飛吞月。飛去八九里。墜死山谷。國人以象獅爲上戶。每于秋月。擇砲手之最精者。開地爲阱。人處其中。遇有獅負雛而來者。潛以砲斃之。而取其子。砲不中。則掀山裂石。人無噍類矣。取至國中。以精鐵爲柱圈之。飼以牛。時而一吼。聲如雷。屋宇震動。

禮拜晨昏戶一牛。金鑲蹄角。綴爲禡。提刀莫奏庖丁技。被繡爲幟。百不憂。

晉底西域一國也。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其地富饒。多寶貨。時與葉爾羌交通貿易。攜內地瓷、茶、大黃而去。其人深目高鼻多鬚。而非回子種類。飲食無所避忌。言語亦不與回子通。衣帽與回子無異。而右衽。持物則以左手。其國敬牛。家畜一頭。築精舍處之。男婦朝夕禮拜。祈禱。默佑。金鑲角蹄。披以文繡。飼以膏粱。金銀絲緞爲褥。厚絮以供之。滌器必牛糞拭之。以爲潔。而後貯食。所居屋宇田園。所耕米麥瓜豆。皆與回地相似。但入回疆貿易。見回子殺牛。則痛詈之。以爲非人類也。

溫禺疏屬。馘雙尸。助順天朝。績可垂。縱使強鄰能屋社。子遺生聚已蕃滋。

拔達克山。回子之一國也。文字規矩。與內地漢回同。在葉爾羌西。馬行三十日至其地。羣山環繞。田土膏腴。人知耕牧。衣帽與安集延同。風俗淫佚。無人倫。尤喜男色。霍集占兵敗。逃入拔達克山。欲向痕都

斯坦而逸。其汗素爾坦沙起兵截阻。與之大戰。霍集占及伊兄布拉敦皆死。獲其眷屬。獻尸中國焉。後爲退木沙爾所滅。今又漸集千戶矣。

仲餘氏曰。拔達克山。敬天朝而獻逆尸。其尊君敬上之風。實爲可取。惜乎淫佚成風。卒致亡國也。膏腴深險。足稱強。納叛佳兵。自取亡。與國已忘唇齒勢。爲墟空使黍禾傷。

退木沙爾。回子一國也。與拔達克山西界相連。人戶七八萬家。地皆崇山峻嶺。草肥水甘。宜於牧放。無城池屋宇。以氊帳爲家。游牧爲業。間亦耕種二麥。以牛馬乳爲酒。稱其君曰汗。衣圓領。敝前襟。袖束腕。帽方平。靴以牛羊革爲之。鐵釘密布其底。與安集延裝束相似。牛馬駝羊。徧滿山谷。家各以千或萬計。無貧乏人。而強梁好鬪。時出劫奪。有十萬精強之衆。乾隆二十三年。布拉敦之子薩木薩克。逃至其地。其汗留之。後薩木薩克以其家屬人曰之。羈拔達克山也。求退木沙爾汗爲之乞還。素爾坦沙不從。兩國交兵二年。素爾坦沙大敗。拔達克山回子爲其所滅。敖罕之汗聞之大怒。以退木沙爾自殘鄰好。因大起兵。與退木沙爾爲敵。一鼓而滅之。退木沙爾汗亦被族夷。人口皆遭屠殺。薩木薩克被擒去。不知其存亡。因而其地空虛。四五年來。逃亡人戶。漸集故地者。不過千餘戶耳。

椿園氏曰。退木沙爾以膏腴深險之邦。十萬精強之衆。使其保境養民。豈至一朝殄滅。顧覺端起於小忿。兵事動而無名。肆殘害於東鄰。固倖盲雞之啄。啓責言於西界。因成再覆之車。卒之身死國亡。族類絕滅。不必哂乎其愚。正堪傳之爲戒者矣。

紅頭子國少人倫。束腕纏頭。戰鬪身。賣劍更無從買贖。春疇扶象一犁勻。

敖罕西域一大國也。亦呼之謂愛烏汗。回子謂之克則爾巴什。譯言紅頭子也。在退木沙爾之西。痕都斯坦之東南。幅幘寬廣數千里。稱其王曰汗。都城壯麗富饒。多寶物。其人種類各異。在國都者。衣敞前襟。兩袖緊束。白腕至胸。皆密布鈕釦。腕下另垂袖五七寸。帽以布帛花錦纏裹。高尺許。上尖。前指如螺。各帶刀劍。有與回子及安集延相似者。有耳墜金環。與退擺特相似者。又一種目益深。鼻益高。碧睛。鬚爲赤多。強力好殺。其名山大川之中。有烟瘴。多猩猩。蟒蛇。虎豹。熊羆之屬。多象耕田。負重皆用之。其汗出遊。所需象以千計。無人倫。不可以言語形容。尤重男色。人人各有俊童同臥起。其幸童之袴。緊束而以細鎖鎖之。慮有外遇也。無牛。見之以爲奇異。羣聚而觀之。一種人圓領大袖。如漢唐之衣冠。豈其遺種與。

人長三尺。號魁梧。小小牛羊。味總腴。尙氣睚眦。螳奮臂。東方那得笑侏儒。

郭酣回子之一國也。居有室宇。食資耕牧。田園瓜果。在在種植。衣帽飲食及馬納滋禮拜。皆與回子無異。但語言不通。經咒異耳。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四十餘日。稱其君長曰汗。其人短小。男婦皆長二尺餘。魁梧俊偉者。不能過三尺。尙氣好鬪。人笑其矮。輒抽刀併命。其地萬山環繞。產羊高八九寸。長尺餘。肥膩而甘。牛高二尺許。駝大如內地之驢。驅其羊千萬至葉爾羌貿易。攜茶布而去。其地白楊。高於江葦。麥顆大於菊粒。夙聞異域有僬僇之國。人皆三尺。東方曼倩以西北大荒有小人之國。人皆七寸。朱衣。

元冠海鵠吞之。豈其類與。其人既小。乃飛潛動植之物。俱從之而收縮。亦天地餘氣之所及也。穴山爲屋好藏身。穿耳金環未救貧。向曉燔柴空肅拜。可能火耨關响。退擺特。西域別種也。在葉爾羌西南。和闐正南。馬行四五十日。土宇遼闊。與後藏連界。無城郭。鑿山石爲穴而居。其人耳墜金環。衣圓領尖袖服。羶毳風俗敬火。每辰以柴引火焰起。則羅拜叩禱。地多燒礪。乏出產。少牲畜。外出謀生。葉爾羌。喀什噶爾。有其人。勤儉刻苦。其汗亦不富饒。取其屬下子女。鬻以自給。

重洋別自春如海。吹律何因谷變暄。荒外有天天不老。金人祭始一竿尊。

塞克。西域一大國。在敖罕之西。稱其王曰汗。幅幘寬廣。部落數百。各有統轄。皆其汗之臣僕。奉其教令。事歸畫一。無跋扈之習。都城閼闕。戶逾百萬。築室而居。喜寬敞潔淨。畜髮辮。帽圓簷。袍長袖尖。褂微短。袖寬及腕而止。人家院落中。各立木杆一株。向之祭拜。氣溫和。冬不嚴寒。夏無大暑。耕牧爲生。田土肥腴。產五穀。稻。蔬。瓜果。牛。馬。駝。羊。徧滿山谷。五金。珠寶。畜牝。繁生。家俱富饒。無缺乏。俗尙宴會。喜歌舞。而食以豬爲上饌。祭天神皆用之。家畜豬。百十爲羣。秋冬之際。好打牲。挾弓矢入山。獸遇之無得脫者。且多力善射。各有標鎗五枝。長四五尺。百步內發必中。亦有自來火鎗。而不常用。臨敵決戰。遠則標鎗。近則弓矢。勇敢無倫。與敖罕連界。敖罕之人甚畏之。

椿園氏曰。塞克。西域最遠之大國。去葉爾羌西二萬餘里。或曰。其西北之境。與薩穆控噶爾相連。亦或

曰。與阿喇克等國犬牙相錯。大抵皆世所傳之大西洋也。

浴鐵然鎗劇賊爲。忍戕父母與妻兒。游魂假息。應非久。何有區區劫奪貨。

沙關記。回子人名也。爲霍集占黨類。大兵平定回疆。霍集占兄弟伏誅。沙關記逃之痕都斯垣。無人之處。苟延性命。同時逃竄之回子及額魯特人等。漸集其地。羣擁沙關記爲尊。有衆五千人。鐵甲三百副。烏鎗五百。遂自立爲阿奇木伯克。占據空闊之地。造舍墾田。以營生計。凶暴好殺。時掠博羅爾人口。販賣自肥。且中道劫奪漢人回子貨物。西域之劇賊也。與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本係仇敵。乾隆四十年。鄂對之買賣回子。誤入其地。擒縛欲殺。與其黨熟議。畏天朝之威。乃不敢殺。置地牢中。四十日。沙關記忽自將其父母妻子俱綁出。喚鄂對之買賣回子令看。而問鄂對在葉爾羌敢殺人否。答以不敢。沙關記大笑云。鄂對不敢殺人。如何算得健男子。我不但殺人。且敢殺我之父母妻子。遂將其父母妻子俱凌遲處死。放鄂對之回子。使歸告鄂對。後其屬至葉爾羌。鄂對亦擒至地牢。六十日放出。令其看視人戶。城池。牲畜。器械。寶玉。盜緞之類畢。遂令步回。使告知沙關記云。鄂對之利害如此。其地在葉爾羌。正西。馬行三十餘日。

以術行淫幻阱機。一墩城內望崔巍。迷離撲朔渾難辨。傍地雄雌孰是非。

轄里薩普斯者。西域別一種類。在喀什噶爾西。安集延之外。馬行三十日。沙格普魯城。塔里扈魯斯城。色里卓衣城。皆其部落。土產黃金。葡萄。梨。杏。而棉花尤盛。人多巧思。精於工藝。且習邪僻妖魅之術。而

風俗淫惡。不可以言語形容。惟男色是好。男女皆爲龍陽。其塔里扈魯斯城內。有一墩。高數丈。建於城之中央。他國人入其城。瞻視其墩。心神迷亂。卽登其巔。逾時而醒。手握二銅錢。已被雞姦矣。雖老醜秃髯。皆不得免。葉爾羌庫車回子。有曾誤入其地者。醉後往往自道其詳。言之鑿鑿也。

椿園氏曰。回地有劈里之妖。好棲人屋隅爲祟。中之輒發狂疾。惑男則女。惑女則男。人形長四五寸。病者見之。他人不能見也。回子中有能勅勒而制之者。謂之劈里渾。其法取生人支解。其妖卽滅。劈里渾復頻頻急誦其咒。則支解之人。斷體自續而復生。自歸王化。不敢支解人。惟施之雞犬。無非荒遠邪僻之習。以術行淫。人亦妖也。以術行污穢之淫。妖所不爲者矣。

只知布種不知耘。架木編蘆也自勤。二十丈深埋屋雪。消時人放獨峯羣。

哈拉替良。西域一部落也。在安集延之南。皆崇山峻嶺。無膏腴平曠之田。人戶寡弱。數千家耳。其君長曰比。無髮。不食豬肉。與布魯特無異。氈帳爲居。打牲爲業。間亦耕種。逢春布種。則游牧而去。秋歸收穫而已。冬嚴寒大雪。則皆擇山坳溫暖之處。架大木蘆葦而居。人畜同處其中。大雪之年。有深二十丈者。次年三月雪消始出。地產獨峯駝。

十二辰爲十二門。一年三熟氣常溫。魂飛醉客臨高塔。骨種羶羊遍遠村。

布哈拉。回子之一國也。在葉爾羌西。馬行二十五日。其城垣壯闊。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長曰汗。土宇曠平。人戶強盛。氣候炎熱。冬無霜雪。大米。穀。豆。歲皆三收。瓜兩熟。葡萄。桑果。皆盛。人富饒。工

於製器多技巧，以金、銀、銅爲錢，俗重禮拜。城內外禮拜寺二百餘處，如私飲酒不馬納茲者，卽謂匪人。擒赴禮拜寺塔頂擲殺之。土產骨種羊，黑者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其河多各種魚。





# 異域竹枝詞三

## 絕域諸國

白帽紅衣三疊長。囊垂左右手深藏。卻緣試礮驅馴象。百里轟雷勝火鎗。

提絕域一大國也。都城八門。稱其君長曰汗。其人帽圓。簷高五寸。以白布爲表。中實絲絮。簷亦如之。似回地阿渾之帽。衣對襟。長短三疊。左右製袋各一行。囊手其中。色尙赤。衣多紅。鬚亦茜草染之。幅帽寬廣。土地沃肥。五穀瓜果繁茂。棉花木本高丈許。大米酥油爲饌。尙宴會善烹飪。地多虎豹犀象牛羊騾馬。土產自鳴鐘表。喀拉明鏡。衣斯麥幾爾洋瓷。白冰糖。金花白布。金銀絲紬緞。善製大銅砲。名按布拉克。一砲非十象四五百人不能推。需火藥數萬觔。人負藥袋入砲填之。砲子大者重三五百觔。羣子無算。一發掀天裂地。又善製自來火鎗。可及二百步。人戶衆盛。率多巧思。

雪白蘑菇爛勝銀。胡桃松子裹糧盈。自來鎗火天生鐵。秋日山前好射生。

安他哈爾城。看搭哈爾城。絕域一部落也。其地多山。產諸果。皆異種。人以核桃松子爲食。打牲爲業。善製自來火鎗。多白磨鉛鐵。

赤白探丸惱比鄰。砂壘犖确不逢春。黃金驪屐何須鑄。千里雕鞍迴軼塵。

查爾卓衣城。賽拉斯城。絕域一部落也。無城郭屋宇。以氈帳爲家。地多山石沙壘。可耕者稀。牲畜少。亦

不以游牧爲業。其人貧苦乏食。以竊劫爲生。無鳥鎗弓矢。人佩一刀。有獸生其地之深山大壑中。形全似馬。頗調良。可羈勒而控之。行如星電。日逾千里。名之曰特克亞牡圖。其人懸刀乘獸。四出竊劫。遠近苦之。語言與回子通。

千丈長魚十丈龜。巨舟萬斛恣鯨吞。驚心阿曼河邊水。拋竹船頭白浪掀。

噶拉特城查納阿拉巴特城。謨勒城同一部落也。語言與西域各國不通。其人皆茜草染鬚。居於大水之濱。耕者稀。專牧放馬、牛、羊。千萬爲羣。以大米、魚、蝦爲常饌。呼其水曰阿曼多龍。中有龜。經數十丈。魚有千丈者。皆能吸舟而吞人。其地多竹舟。行必載竹數巨束。以鐵包裹。遇其吸水則擲之。龜魚自去。其水鹹苦不可飲。寬幾千萬里。

瓜長七尺磨盤圓。沙棗如梨碩更繁。不羨安期仙果大。葦垂六寸滿高原。

烏爾古特城雅爾城同一部落也。其人皆回子。甜瓜、西瓜有長七尺者。有圓如水磨者。沙棗之大如梨。盤佳堪特城。帕爾海城同一部落也。其地皆山。牲畜最少。人於山巔耕種小麥。色白如粉。大麥碧綠。多桑結葢。有赤、白、黑、綠四種。長五六寸許。人皆採以爲食。衣帽如回也。

無術烟霄制毒龍。風炎仍不礙三農。寶坊山積騰宵氣。杭雪匙流出曉春。

巴喇哈絕域一大國也。幅幘遼闊。人戶殷繁。多沃野良田。屋宇修整。土產青金寶石、金剛鑽石、玻璃。產鐵色白如銀。五穀粳糯皆盛。山園多新異之果。四時常有赤蟒如龍。於空中飛舞。口噴熱風如火。人有

觸之者。須臾病斃。惟多食葱、蒜、大茴之人。庶幾可免。故人喜食諸辛之物。產獨角野羊。大如驢。多水牛。風俗淫佚。惟男風是好。語言與西域不通。

帽長三尺。海龍皮。衣繡金銀。鑲作絲。比似猩猩。能著屐。更傾琥珀。倒深卮。

科罕。西域一部。落也。築屋而居。耕田而食。豆、穀、二麥。其常饌也。善造旨酒。色如琥珀。清冽甘芳。人富饒。以金銀絲緞。喀拉明鏡。爲衣。倭緞爲領緣。繡以金銀絲。衣多黑紅二色。以海龍皮爲帽。長三尺許。以紅、黑、綠、股子皮爲靴。木底。密布鐵釘。土產五穀。諸果。鋼鐵。冰鹽。海龍。黑貂。元狐皮。牛馬羊甚多。不知馴馬。人乘牡馬。其人刁野凶頑。鬪毆卽殺人。時與哈薩克交通貿易。

鱷目豺聲。滿頰毛。天生梟獍性貪饕。豈緣鳴鏞成澆俗。子壯先教父試刀。

阿薩爾城。哈拉多拜城。巴拉城。哈喇他克城。同一部落也。亦耕五穀。而以豆爲常饌。土產金、銀、寶石、青金、玻璃、駱駝。其羊之肥大如驢。境內有河一道。水不可飲。飲之則癩。語言與西域不通。人各懸劍爲佩。足以牛馬皮烏拉爲靴。男女滿面皆毛。頭纏光明錦布。子壯則殺父。

聚土山頭。藝作田。桑林杏塢。劇芳鮮。袈衣閒煞縫裳手。但裹羊皮不著絲。

札納巴特城。色里卓衣城。別什克里城。阿色巴拉城。同一部落也。地皆山石。其人於山下取土。聚之山上。而後耕種。豆麥雨多可以收穫。否則無望矣。杏大色白而香。桑甚大而無核。徧滿山谷。人皆乾以爲糧。極貧者牲畜甚少。冬夏惟皮衣一領。牛皮烏拉爲靴。男女遍身皆毛。皆不穿袴。

日飲亡何醉綠醴。酒泉西去酒垂星。乾陀疏勒多獅象。笑指層巒萬疊青。  
噶爾洗絕域一國也。其地廣而人稀。皆峻嶺高峯。多大米。芝麻。綠豆。其人曰飲黃酒取醉。男女皆然。土產獅子多象。

刻楠雕檀入望新。連甍萬瓦接鱗鱗。鷓冠翠被深山盡。谷飲無人問水濱。

薩穆絕域一大國也。在控噶爾西北一萬四五百里。幅幘極大。與控噶爾相似。其人皆磚瓦爲屋。雕鑿奇巧詭異。極爲修整。布帛緞錦爲衣。衣製精新。多織以異鳥之翼。地富厚。饒貨寶。境內有大水縈繞。鹹苦人不能飲。寬亦不知其涯岸也。

冬能炎日夏飛霜。金木成形獲與臧。莫訝殊方邪術慣。全憑巧思變陰陽。

阿拉克亦控噶爾西北之大國也。地境寬廣。與薩穆相似。其工匠尤多巧思。冬能使之炎熱。夏能使之飛霜。以金木造爲人形。以供服役。皆人力爲之。非邪術也。

國中成女不成男。神木胚胎化育含。解道空桑傳異事。槃瓠帝女只常談。

西海之中有女國焉。其人皆女。有神木一章。抱之則感而孕。有狗國焉。其婦端好。生男皆狗。生女皆人。虛負昂藏三丈長。不成靈匹渡銀潢。可憐纖小嬋娟子。鉦鼓聲來底處藏。

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與控噶爾地界相連。其男子率長三四丈。無屋宇。擇山坳林麓而居。無鎗砲而有弓矢刀槊。矢及一二里許。然性怯懦。畏鑼鼓之聲。其婦人艷麗狡好。長不過數尺。一如人形。夫婦亦如

常人但長短倍蓰不能生育沐浴而孕且生啖人畜與禽獸無異常與控噶爾戰鬪得人焉則裂而啖之控噶爾亦喜其婦人顏色列巨鑼大鼓千百成行奮力篩擊多施鎗砲藥烟靄迷聲震天地其人皆戰慄恐怖竄伏於深山窮谷莫敢支吾俟其竄而伏也虜其婦人而去

善射遐荒也有人穿楊蹲甲未爲神竹枝歌罷邊沙遠百首傳來耳目新

哈塔木絕域回子之一國也其人多力善射矢不虛發地界鄂羅斯控噶爾之間爲控噶爾之屬國

椿園氏曰呂東萊有云事不常見則怪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天地之至奇也人以爲常然則習而忘之耳豈非大方之通論哉京師去西鄙之葉爾羌喀什噶爾一萬四千里西鄙之去西方大國若控噶爾若痕都斯坦若塞克或一萬數千里或二萬里不等而諸國之西山川猶是也人物猶是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亦猶是也夫深山之麓虎豹生焉大澤之淵蛟龍聚焉塊然大地之中以地生人以人生情豈盡五官端好衣冠禮義之倫哉其地其人亦有身親而閱歷之者臆其景象或卽西海之濱與茲就其確然可據者列之於傳焉

仲餘氏曰異域竹枝詞百首皆咏其山川風物土俗民情以志其各異也故於異域瑣談中所載新疆之官制兵備屯田賦役皆略而不詳